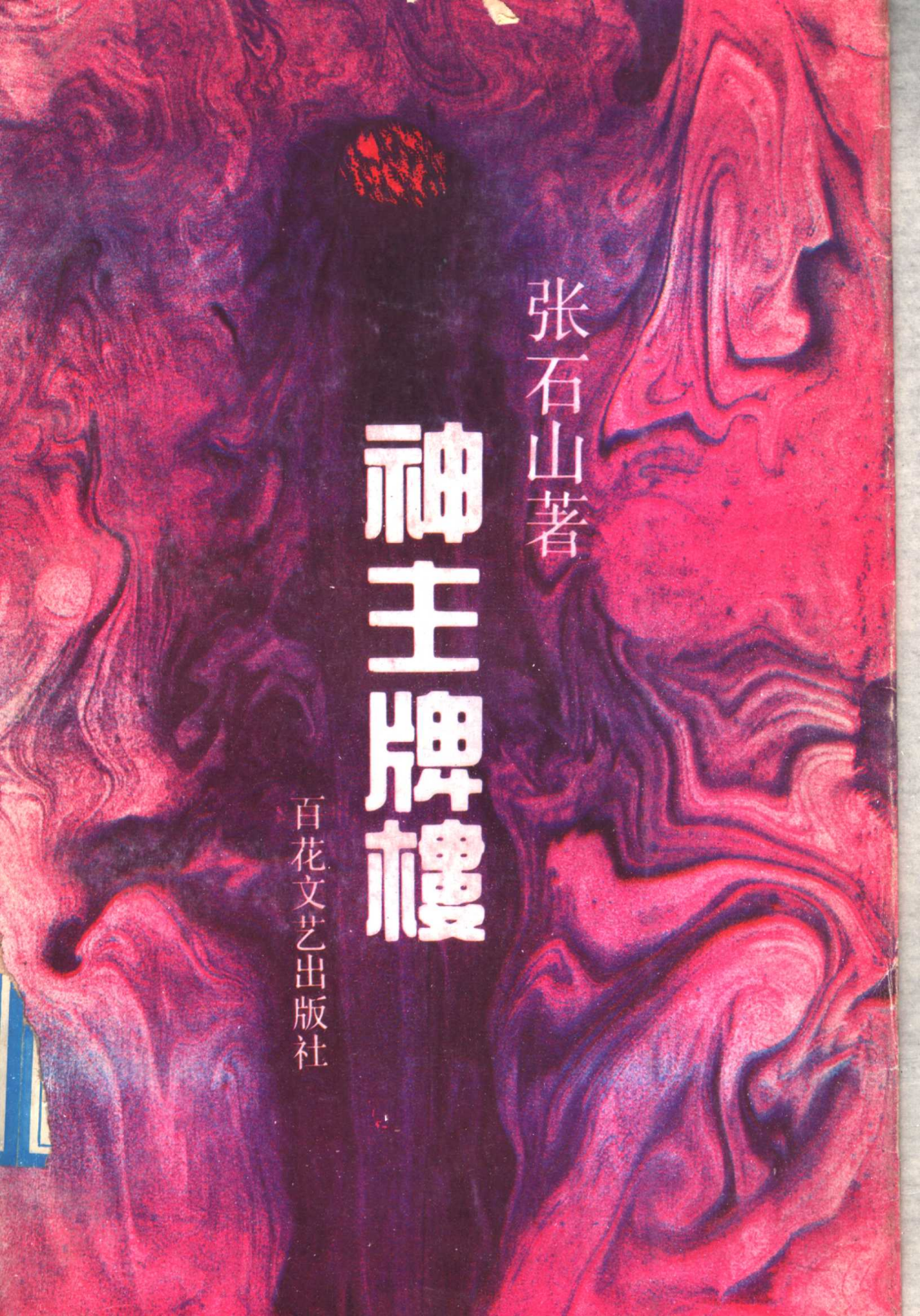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张石山著

神主牌樓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赵紫云



ISBN 7-5306-0179-2 I · 133 定价：6.80 元

张石山著

神主牌樓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神主牌樓

张石山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）

太原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127/8 字数286,000

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

ISBN7—5306—0179—2/I·133 定价：6.80元

目 录

年头岁尾	1
甜苳儿	23
苏 山	48
舍玉儿	66
互不关联的四个故事	87
入土为安	108
村 宴	135
药王庙沧桑	153
九女丛台坟	173
血泪草台班	195
神主牌楼	293

年 头 岁 尾

小学校放罢寒假，村里差人备了毛驴把教书的先生送走，年关就一日日逼近了。那时我们已经从先生那儿学得一点知识，知道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，就将那无始无终、无休无歇的时间长河切割一段出来：一年。每当过年，许多人家的春联横批都爱写这么四个字“一元复始”。好比一册大书，旧的一页掀了过去，新的一页展开在眼前。

小孩子们个个盼过年，仿佛生怕自己长不大。但在盼望那一元复始当中，我却又恐惧着几桩事情。这几桩事使“年”足以变成年“关”。

第一怕碾面。

小时偶或到城里来小住，最怕的是排队。买半斤青菜两苗葱，要排四五丈长一支队，前头的人还偏要挑肥拣瘦，讨价还价。有时急得人几乎小便失禁。而在乡下，最怕的是碾面。扒在碾缘上，绕着碾道一圈又一圈，重复单调，仿佛永远走不到头。大伯有时会突然出现，抄着手往边上一站，我和宝山就赶紧杀下腰来加快步子。刘侔子张的铜丝罗本来就细，大伯还要关照：

筛细点儿！

大娘头都不敢抬，手上使劲，铜丝罗在罗架上嗖嗖地飞，罗圈再不能碰到堵头儿上。

来年正月十五之前，不兴动碾磨，腊月门儿上，在碾道里且得要绕好几天！

——离开乡下二十多年，我有时还做这样的梦：

碾盘上不知碾的是什麼，也不知碾多少，我竭尽全力推了一圈又一圈，永远没有尽头。心中着实老大不愿意，可是一种无形的束缚却又挣脱不开。如牛之负重、鸟之在笼，疲劳、绝望……终于醒转，浑身酸软，发现自己在床上，竟有庆幸生还之感……

第二件害怕的事，就数剃头。

我们村没有剃头铺。家家户户都自备剃头刀，会砍瓜切菜的人都会剃头。刀子是铁匠打的，很笨。尽管湿过头发，刀锋过处仍然和剥皮差不多。那时，年轻人和学生时兴留分头，榜样就是小学教师一年四季不戴帽子那颗脑袋。奶奶和大伯虽然保守僵化，却也追赶潮流允许我留分头。大伯卡着我的脑瓜，先转周把头发剃去一圈，脑顶剩半张手片儿那么一撮，分头的雏形就成了。奶奶凑近瞅瞅，提出修改意见：

“头凉不生病”。毡子似的顶那么一块，怕上火哩！

大伯接着就精雕细刻来加工。长一点的头发抓起一绺，下面使刀子掏挖干净，光溜溜的脑瓜上就剩了梳齿儿似的薄薄两扇：右边一扇长一点儿，左边一扇短一点儿，中间是拿锥子分开的笔直的一条线。最时兴的分头终于诞生。这中间，切割剔刮，无异下地狱走了一遭。上院子里小跑几步，体会一下：两扇子头发在脑瓜上颠得“叭叭”响，扇出一股小旋风。果然凉快！而婶子大娘还会捧场：

噢？这叫甚头哩，这来好看？

却不知图这一时好看，洒过几掬生泪。

——据女人们说，剃头疼，总疼不过铰脸去。女人出嫁前，第一次铰脸，叫“开脸”。开了脸，嫁了人，一年半载的要铰脸。用裹腿条儿勒了头发，额头、两颊、脖颈都扑了豆面，然后使一条线做出一把巧妙的剪子来：牙齿叼一头，左手扯一头，右手则扯住两头，这条线就从脸上将汗毛一绺一绺铰下来。男人不兴铰脸，剃头和铰脸究竟哪样更疼，无从比较。

剃罢头，就该趁着那盆水洗手了。这可算作第三件可怕的事。

我们青石沟向来缺水，卫生二字是讲不起的。受苦人抓罢粪，在地头小憩用干粮，也不过是在干土里搓搓手，当空拍两下巴掌。哪一个年轻人多搓得几把，多拍得几下，老汉们的眼光就刀子似地砍过来。女人们和面自然得洗手，洗过手的水可得攒在盆里，等闲了火来煮野菜。煮罢野菜滤下半碗墨汁样的汤，说是主治气喘咳嗽。恰巧没有病号，那口汤才最后用来和煤泥。

男孩子们正经洗手，一年也就一度。平日抓土扬灰抹鼻涕，袖口那儿都伸着两只炭锤。到后来脏物就锈了铜钱厚，顿饭功夫洗不净的。奶奶把新衣迭放在炕头，说：

谁洗净了先给谁穿新衣裳！

急切洗不出效果，只好用指甲抠。两只手出得盆来，手背上就都是血印儿。

——洗头洗澡，是近几年才时兴的词儿。左近县份的人揶揄道：

那县里的女人，通一次头赛如坐一回月子，小死一趟！

剃好分头，洗净手脸，新衣裳还不得穿。大伯吩咐研墨，准备请锁爷来抹对子。

锁爷成份定的是富农，长马脸，很红，上面洒几粒麻子。早年读过几句书，特别写一笔好字，能悬笔写狂草。锁爷自己带两支笔，进门先不忙上炕，先使笔尖舔一下墨，说“再研”。研好墨，他才脱鞋上炕，盘腿坐在方桌旁，开始抹对子。奶奶备一大盅酒，没菜。锁爷左手间或抿一口酒，右手运笔成风，一刻不停。先写小幅，后抹大幅，从大门外依次写回来，次序不乱，那几幅对联早写得烂熟，也绝不会出错。

先是土地神，乡里人称土地爷。他老人家这儿的对联是：

土中生白玉
地内出黄金

我家的土地爷供在大门道东侧一个神龛内，我细数过多少回，却只是个灰头土脑的小老汉。

然后是天地爷和水草大王。天地爷在院内居东，水草大王居西，都没有神龛，也没有偶像。只在东西厢房的窗柱两边张贴对子。

东边上写：

天高悬日月
地厚载山河

西边上写：

水能润万物
草可养牲畜

那话语明白易懂，又算微言大义。

接着轮到灶君。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汇报工作，会期一周，除夕夜返回人间继续上班。所谓迎神接灶就是迎接这位老人家。谁家锅台上都不免抛米撒面，他要认真去汇报还了得！所以先早早供了他一份糖瓜饧条之类，所谓“吃了人的嘴软”。他这儿的对子就直书：

上天言好事
回宫降吉祥

灶王爷是麻纸上印的那种上色不匀很是丑怪的一个大脸老倌；他的夫人并排坐着，脸也很大很圆。在我的童年的梦中，那是一位笑咪咪的白胖女人。

庄户人尤其盼发财，财神便在正屋居中供了。这儿的对联偏很含蓄：

宝鼎呈祥香结彩
银台献瑞烛生花

又是宝贝又是银子，暗含了发财的意思，又不明说，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理吧。当然，也有直书“手把摇钱树，脚踩聚宝盆”的。奶奶又说，财神爷是一条大蛇。每做噩梦见蛇，奶奶特别高兴，又把话说回来，蛇就是财神爷！所以这尊神仙是土偶还是纸象，我一直没敢细瞅。

锁爷喝着第二盅酒，开始写些小条幅之类。

竖柜：

金银满柜

躺柜：

衣服满柜

席囤粮缸：

五谷丰登

粮食满囤

即便是六〇年，也是这号吉庆词儿。

其余，碾上：

青龙大吉

磨上：

白虎大吉

车上：

日行千里

猪圈鸡舍：

六畜平安

一一不等。

一出大门，墙壁显眼处：

出门见喜

院子里山墙马头：

满院生辉

屋里墙上，锁爷看看奶奶，一边念叨：“槐子，你是多福多寿的呀！”一边早已写好：

福如东海

寿比南山

这时，奶奶斟满了第三杯酒。这第三杯，锁爷荷起来一口饮尽，一张红马脸立时如熟透的枣子，几粒麻点快要滴下血来。蘸好大笔，下地，趿拉着鞋出院里，喊一声：

拿纸来！

大伯一左一右两手扯定纸头，我和宝山一人执一条纸尾，两张红纸悬在半空。锁爷深深吸一口气，那支笔抡个招式，从半天里直射到纸端，然后笔笔相连，墨迹不断，一气呵成。

大门楼的明柱上，早先写的是：

吉星高照平安宅

福曜常临积善家

后来几年，多半写：

翻身不忘共产党

幸福全靠毛主席

而院子里正房左右两条立柱上，则写这么一幅：

耕耕耕田间岂无白玉觥

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

横犹有时是；

耕读传家

有时却写，

仇犹遗风

锁爷写毕，大伯揖送出门。我对着那“仇犹”二字发闷儿。记得问过大伯一次，大伯愣怔了一下，立即甩下脸罩儿来，

念书念得越聪明啦！连这也解不下，还不如回来欺负土坷垃！

——“仇犹”到将近二十岁，我才偶尔见到一部本县县志（草案）。县志上说，敝县历史悠久，春秋时期曾封建“仇犹古国”云云。

终于熬到除夕夜，开年夜饭。

仇犹古国遗民们的年夜饭，说来惭愧，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面食：荞面猫耳朵。荞面还是“号称”，中间要掺一多半红面。猫耳朵有的地方叫抿疙瘩儿，有的地方叫抿圪饣儿，是用拇指在手心里搓成的那种筒形面食。然而，浇面溜子里的羊肉末钻进那猫耳朵里，吃来分外香甜，我以为当年百里之国的国君用的“膳”也不过如此。

吃罢年夜饭，舅舅和大娘动手包饺子，大伯分香割纸，擦洗灯盏木碟，整备迎神接灶的诸般祭品。我和宝山肚儿圆圆的，换上不知盼了多久的新衣新帽，在地下院里挺挺地走来走去，看东斗文曲的笔架星在空中的位置，尽等接神放炮。

一颗流星划过，灭了；又一颗流星划过，又灭了。一颗流星在空中闪一团耀眼的光斑，随着耳际砉然震响，青石沟庄子紧靠的青石崖上立即泛出极清脆的一声回音：开始放炮接神了！

大伯从正屋奔出，站正身子，净一净手脸（干搓几下巴掌，再抹几把脸），然后点燃堆放在院心里的干草柏叶。待火燃旺，这才变了嗓子，象戏上念白叫板似地下令：

放（呐）炮，接——神——（嗯）哪——

宝山胆大，专放两响的洋灰杆儿和大麻筋，我使柴棍挑一挂小鞭二百头。这时，整座庄子火光烛天，炮声轰轰。眼角里只见瓦垅清晰，青石崖头的古柏枝丫粲然，耳际崖上反射的回声连成浊闷混沌的一片。

火光炮声渐小，神已然接了下来。开始给诸神点灯上香。每个神座前，点一只灯盏，添的是麻油；摆一只木碟，上面供五只黄米面豆馅糕；插三柱香。上香的同时，大伯率领我们给诸神依次叩头。大伯神情肃穆，在每尊神祇面前都要净一回手脸。在他造出的那种敬畏森然的氛围里，我和宝山大气都不敢出，互相偶尔一瞥，脸子都如泥雕木塑一般。灯盏和木碟，一律摆放至初五才撤。唯有财神那儿，大伯补灯添油。上香化表，要折腾到正月十五以后。

家里接罢神，大伯燃亮一只灯笼，集齐各位伯叔，还要到坟地里替先人接神。坟里接神，也要焚烧干草柏叶，鸣放炮仗。这是很令人纳闷儿的一件事：先人早已作古，依迷信说法，积善的转世为人，作恶的罚作猪狗，除了几堆坟丘，那儿还有什么？即或千百代的祖先鬼魂俱在，风俗一如人间，鬼物们敬的神又是什么神呢？那神也是神的死后的魂魄吗？而神又

是永远不会死的。百思不解。有心到坟里实地考察一回，不满十二岁的孩子又不许上坟接神。于是，我就越发纳闷起来。

纳闷中朦胧睡去，不一会儿忽被奶奶喊醒，上坟的人都已回来。看样子很冷，鼻涕稀溜的。窗纸正黑，开始用早点、喝头脑。那头脑却不是大名鼎鼎的“清和元”由博山先生创制的头脑，只是放少许油焙焦一面的豆腐块，熬了汤，洒一把葱花，倒一股烧酒。喝去倒也不恶，而且全身发热。

喝罢头脑，窗纸渐显鱼肚色。除了婶子大娘们，全家大小都在正屋地下集齐，准备拜年磕头。女孩们红灰花裤，额上都点了胭脂，男孩们都蘸水梳过分头，牛舌头舔了似的。大伯们叔叔们一色棉袍，从下巴到脚面，可天可地地遮盖严实，看去十分眼生。

大伯神色愈益庄严，在上首里站好。看着队伍依尊卑长幼排列齐整，这才好生净一回手脸，大家也跟着在脸上抹搓几把。净手净脸毕，大伯朝里间看一眼，当先喊：

妈！给你磕头啦！

众伯叔齐声喊：

妈！给你磕头啦！

众伯叔喊罢，我们孙男孙女辈的才喊：

奶奶！给你磕头啦！

喊叫声中，大伯当先，余人随后，黑压压跪了一地。奶奶在里间炕上，正襟危坐，不知喃喃几句什么，隔扇窗玻璃里觑着她慈祥的微笑着的面影。

给奶奶磕头已毕，大家站起身来。这回，二伯瞅一眼大伯，领头喊：

大哥！给你磕头啦！

三伯以下众伯叔齐声喊：

大哥！给你磕头啦！

然后，我们晚一辈的子侄们才喊：

大伯！给你磕头啦！

宝山自然是喊“爹”。但有时也忙中出错喊成“大伯”。乱糟糟的也没人稽究。

大伯以下，轮到二伯，便是三伯领头呼喊，依次直到七叔，便是子侄辈中的长房长子宝山来领头呼喊。给七叔拜过年，我们这一辈还都是些孩子，大礼就免了。

庄严隆重、秩序井然地趴下起来、起来趴下，直闹到天色大亮。财神爷那儿的油灯昏黄如豆。孩子们相互间都看清了对方的膝盖头，崭新的裤子上，人人带两片土迹。看别人只觉得十分新鲜，别人看自己便感到分外得意。出个鬼脸，相视一笑。

家里磕头已罢，大伯再率领我们全体外出拜年。外出拜年，先近房，后远房，先本支，后外支，依血缘亲疏一一拜去。大伯总是不会弄错的。临出门，奶奶只须关照：外族两姓，谁谁辈份大，年岁也极高，该去磕个头；谁谁去年曾来拜过年，也应去回拜一下。大伯一一领教。

至于大娘婶婶们，在男人们出外拜年后，才集齐妯娌姊妹，另搞她们的一套。她们也出外拜年，却是要等男人们回来之后，而且出得街上，一律溜墙根儿，象是排队做贼。不过，女人们磕头，别有风姿。磕毕头起身，不作揖，两只手上下扣着，在腰侧“福”那么几“福”。和戏上青衣花彩一样作派——不知是古来戏剧来自生活，抑或是后来生活学了戏剧。

——在我的记忆中，大伯单独给奶奶磕头，只有过一次。

而那一次，奶奶的脸阴阴的，没半点笑意。印象里，那是一件半明半晦的近乎“魔幻”了的事。

……大伯到后街一个绰号叫“金皇后”的女人那儿去串门。“金皇后”的丈夫把大伯打出来。大伯把大娘扯了头发按在炕沿上铁匠抡锤似地打。大娘杀猪似地嚎，嘴咧得极阔。“金皇后”又在后街嚎，仿佛那儿开了又一座杀坊。宝山抹着泪儿和我奔向后街，“金皇后”平日好看而极白的脸上，五官错了位置，泪道儿冲出的沟壑很黄。奶奶扭着小脚下地，被大伯一脚踹趴在财神爷的香案底下。请了家长和族长来，中间有一位是锁爷。麻子通红。麻子通红的脸在炕上地下出现过好几回。最后一回，大伯给奶奶磕头。烧过黄表纸，上了香。大伯净了手脸，先磕一个头。站起来喊：“妈！我给你磕头啦！”再磕，磕下去不起身，锁爷来搀。搀了六七次。麻子通红。奶奶的脸阴阴的。外面下雨，雷很响。大娘在厨房里朝院子里跪了，额头在过门石上撞得崩崩响……

大年初一，满街热闹。

十字街、丁字口，都搭了牌楼。牌楼下，许多支拜年的队伍鱼贯往来。有的因了相互上家里拜年未遇，在当街心撞上就施开大礼。一年间曾打架拚命，互相没轻没重祖宗八代乱骂过的，一拜一答之间，归于释然。腊月门儿上，光棍三板筋刚刚打落支部书记的门牙，支部研究说要送三板筋进司法科。十字街上打了照面，长辈诸人众目睽睽，支书小了两辈，还是噎了几噎，喊：

三爷！给你磕头啦！

那“三爷”急忙来搀，一边叨念：